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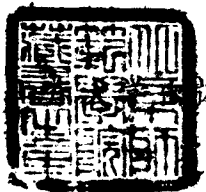
诗的 朗诵

高兰
编

与朗诵的诗

诗的朗诵 与 朗诵的诗

高兰 编



出版社



21125227

苦知画苦十路国五信

1125227

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

高兰 编

*

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安丘县第一中学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1/32 10.5印张 235千字
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000册

ISBN 7—5607—0035—7/I·9

书号：19338·27 定价：2.05元

DC 50/03

目 录

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·····	高 兰 (1)
《高兰朗诵诗集》自序·····	高 兰 (27)
序《高兰朗诵诗集》·····	陈纪滢 (29)
诗歌朗读和高兰先生的两首尝试·····	穆木天 (34)
谈朗诵诗(一点历史的回溯)·····	沈从文 (38)
论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·····	常任侠 (51)
论诗歌朗诵的技巧·····	李 雷 (55)
从朗诵谈起·····	吕 骥 (58)
朗诵的诗和诗的朗诵·····	锡 金 (60)
关于诗歌民歌演唱晚会·····	沙可夫等 (65)
谈“朗诵诗”·····	梁宗岱 (70)
朗诵诗论(节录)·····	王冰洋 (75)
朗诵与诗·····	朱自清 (84)
谈新诗的朗诵·····	金 童 (92)
论朗诵诗·····	朱自清 (97)
诗的朗诵·····	臧克家 (106)
我怎样朗诵诗歌·····	木 羽 (111)
怎样朗诵诗·····	徐 迟 (114)
关于诗的朗诵·····	郭绍虞 (125)
轻声的教学·····	蒋维崧 殷煥先 (128)

过去朗诵一点体会	高 兰	(141)
谈诗歌朗诵	朱光潜	(149)
诗歌朗诵感想	王亚平	(154)
诗歌朗诵和诗人朗诵	刘岚山	(158)
诗歌朗诵值得搞	袁水拍	(160)
听诗朗诵有感	闻 山	(165)
听诗纪感	臧克家	(171)
朗诵漫笔	赵韫如	(174)
诗要讲究自然节奏	张定和	(179)
听诗漫笔		
——谈谈朗诵诗和诗朗诵	姚 奔	(182)
诗朗诵漫谈	萧 三	(185)
诗韵和朗诵	林 曦	(194)
诗朗诵下乡小纪	闻 山	(197)
诗歌朗诵大有可为	姚 奔	(201)
诗朗诵和诗歌韵辙	黎锦熙	(205)
朗诵杂记	苏 氏	(207)
广大群众欢迎诗朗诵	葛 洛	(213)
关于诗朗诵的一点感想	高 兰	(217)
朗诵艺术座谈	《诗刊》记者	(221)
漫谈声律的作用	周笃文	(227)
我的宣言(兼谈诗朗诵)	萧 三	(234)
不同的处理,不同的效果	苏 氏	(238)
向诗人伸手	李 唐	(241)
朗诵杂记	周 正	(244)
我们需要朗诵诗	朱凤之	(247)

让红煤喷出火焰	陆 荣 (251)
——诗歌朗诵浅见	
朗诵一得	姜湘忱 (254)
雾重庆诗朗诵小纪	臧云远 (257)
漫谈诗的朗诵	高 兰 (261)
诗朗诵在美国	赵毅衡 (273)
不学诗无以言	
——指导学生读诗的尝试	杜克强 (276)
让朗诵艺术之花盛开在我们中间	张志甫 (282)
李振邦写给少年的朗诵诗	刘崇善 (289)
雾城诗话	臧云远 (292)
从诗朗诵的活跃谈起	金 盾 (307)
《高兰朗诵诗选》序言	高 兰 (309)
讽刺的诗和诗的讽刺	方 成 (324)

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

一 诗的朗诵

诗的朗诵，在中国、在外国，实实在在都不是什么新的东西，相反，倒是太古旧了。人们一时都记不起它了。可以说从诗歌出现于人类的那一天起，它就是以口头的朗诵的姿态而被表现出来的。也就是说远在人类用文字写诗之前，就首先有了诗的口头朗诵，然后才是见诸于文字，著之于竹帛的。所谓“诗歌开始于人类语言开始之际”，或如沈约所说：“歌咏所兴，自生民始”，都是说明诗歌的最初形态是口头语言的，而不是文字的。鲁迅先生在《门外文谈》中早已作过形象生动有声有色的叙述了。

所以在古时我国对最早的一部诗集——《诗经》，就有“读诗三百诵诗三百”之说，而且有时诗和诵，不但在意义上相通，并在字面上也是可以通用的。例如《诗经》上的“字父作诵，穆如清风”，《楚辞》上的“道思作诵，聊以自救兮”，直以诵字代替诗字，认为诗是诵的，能诵的语言才是诗。亦即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上所谓“诵言谓之诗”。试看一部《诗经》，尤其是“国风”，多半来自采诗，而所谓采诗实际就是听取和记录民间家传户诵，最流行民间口头上

的诗，而后加以著录整理的。如汉武帝采诗应诵，有赵代秦楚之讴，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：“诗三百遭秦火而独全者，以其讽诵，不独在竹帛故也。”这一方面是说明了当时对于诗的讽诵的盛行与普遍，另一方面更强调了唯其诗之能够讽诵，才得以保全而便于传之不朽。所以中国歌谣时期的诗是朗诵的，自不必说了；即使是春秋战国时，各国诸侯间的相与会盟，不也在一些史书上记载着，他们各诵诗以明志的故事吗？至于我们古代最伟大诗人屈原的“行吟泽畔”，又何尝不是诗的朗诵呢？后来到了诗歌极盛时期的唐朝，这种诗朗诵的风气就更为盛行了，所谓“每有佳作，传诵都下”，试想在那印刷术尚未流行的时代，既无报章，又无杂志之际，是怎样流传的呢？当然要有赖于口头的传诵，即所谓口碑者的口头传诵。而一些著名诗人亦每以能够诵诗为能。如杰出的诗人李白的《夜泊牛渚怀古》诗云：“牛渚西江夜，青天无片云。登舟望秋月，空忆谢将军。余亦能高咏，斯人不可闻，明朝挂帆席，枫叶落纷纷。”可以看出大诗人李白，颇以自己也能够朗诵诗而自豪，但又以世已无知音为憾！并在诗里包含一个晋朝袁宏当年曾在此地，以朗诵咏史诗而闻名的史实。本诗题下原注云：“此处即谢尚闻袁宏咏史处”，即晋时安西将军谢尚镇守牛渚时，曾在月夜乘船泛江游览，忽然听到有人在别船中朗诵诗歌，听了很久，不胜欣赏、赞叹！问过以后乃知原是一位以运租为业的袁宏，在朗诵自己写的“咏史”诗，谢尚竟与之订交，并引宏参其军事的故事。

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杜甫，也是一位喜爱诗朗诵的诗人。他曾写过一首《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》云：

诵诗浑游衍，四座皆辟易。

应手看捶钩，清心听鸣镝。

精微穿溟滓，飞动摧霹雳。

陶谢不枝梧，风骚共推激。

对诗的朗诵称颂备至，并描写了许十一的诵诗态度从容，音域开阔，有力地搏云天而动大海之势。后来杜甫流落潭州明，青年诗人苏涣，曾到船中访杜，待以茶酒之余，也曾请苏涣朗诵近作，如“一女不得织，万夫受其寒，一夫不得意，四海行路难。”等（见《苏大侍御访江浦八韵记异》），杜听了大为称赏其悦耳动听。说苏涣“诵思雷出书篋几杖之外，殷殷笛金石之声。”称其“才力素壮，词句动人”。当然他们的诵诗着重在“吟”字，“新诗改罢自长吟”，“吟诗重回首，随意葛中低。”与今天的诵，未必相同，但认为诗的朗诵，更能发挥诗的感染力，这个艺术特有的魅力，则是一致的。所以即使是杜甫这样的大诗人，也很喜爱诵诗，每遇优秀之作还是不只是阅读了之，而感到“谢朓每篇堪讽咏，冯唐已老听吹嘘。”可以看出他很可能对谢朓的诗都曾朗诵过，而盖理解其动人之处。唐人诗的朗诵可见一斑。有的还要歌唱起来盖见好处，如《碧鸡漫志》所载开元中诗人王昌龄、高适、王之涣等一日天寒微雪，三人共诣旗亭饮酒，围炉火而听歌诗的故事。表明诗人们对自己的诗作，是否为广大的群众所喜爱的歌唱之，他们是异常关心的。

宋朝虽然盛行的是词，但那也正是那个时代的新诗，为人们传诵的范围甚广，特别柳永的词，所谓“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”，《吹剑续录》载：“东坡居玉堂日，幕士有喜诗

词者。因问，我词比柳耆卿何如？对曰柳郎中之词，可令十七八女郎按红牙檀板歌‘杨柳岸晓风残月’；学士之词，须关西大汉，执铁绰板，唱‘大江东去’。”这不但说明当时唱诗风气之盛，同时也竟涉及到诗的风格与朗诵者有着如何密切的关系，显然是更进一步了。此外，如王沔、欧阳修、苏轼、梅圣俞、郭功甫、王安石等也都有的一些朗诵故事见之记载流传至今为人们所乐道，又如大家所熟悉的南宋陆放翁诗：“斜阳高柳赵家庄，负鼓盲翁正做场，身后是非谁管得，满村听唱蔡中郎。”当然这是大鼓书的滥觞，但鼓书也不是有接近叙事诗朗诵的一面吗？

在西方各国也是有诗的朗诵悠久传统的，不仅古荷马的伟大史诗依里亚德 (Iliad) 奥德赛 (Odyssey) 是口吟，是诗的朗诵，即一些希腊的悲剧，也是以朗诵诗为主。甚至于作为哲学家的柏拉图也是以朗诵诗而非常著名的。又如古代女诗人莎孚的诗朗诵，迄今犹传为美谈。降而至于中世纪的行吟诗人，就更以诗的朗诵为专业了。其实但丁之《神曲》，莎士比亚的诗剧，又何尝不是经常为人们所朗诵呢？只是自十九世纪以来，二十世纪之初，诗的朗诵才渐以印刷术的精进，而有些低落。不过，密尔顿、歌德、海涅的诗仍被人们热烈的朗诵着，于是欧美诗的朗诵运动又再被提出并且广泛地被实践着。从一些记载中也看到巴黎的法兰西剧院，每星期日早上有个“诗晨”，由那个剧院的名演员，轮流朗诵法国最著名的诗。此外美国的林德塞 (V. Lindsey)、桑德堡 (Carel Sandburg)，英国的叶芝 (W. B. Yeats)，西班牙的洛尔加 (F. C. Lorca)，他们都是著名的诗朗诵家，他们有时旅行朗诵，或登台朗诵，或组织剧团演出诗

割，或做专场的诗朗诵，都受到广大的群众的欢迎，据说无线电台还有定时的诗朗诵节目，并在欧美唱片公司出了诗朗诵的唱片。歌林公司还出过名为“诗歌的声音”（The Voice of Poetry）的唱片，由一位女演员埃迪次·伊文思朗诵，所选名诗，有莎士比亚、华次华斯、济兹等诗人的名作，后来更加上许多近代诗人，如勃拉其司、沙逊、曼殊斐尔及艾略特等的名作。胜利公司又出了有纳许特、李维特等由作者自己朗诵的诗，尤其是林德塞，生前旅行全美朗诵他自己的诗，如著名的《刚果河》、《中国的夜莺》、《圣达飞的旅程》等都深为人们所盛称。

在东方，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也灌了不少诗朗诵的唱片，在胜利公司诗朗诵唱片中，还有惠特曼的《夜在海滩上》竟是一种集体的朗诵诗，是值得我们深切注意和重视的。

在苏联呢？是一个诗歌朗诵更为盛行的国家。尤其是大革命时期，人们怀着火一样的革命热情，但因为当时物质环境和经济状况的艰难困苦，于是诗的朗诵，几乎成了诗歌的唯一表现方法。“在一切环境，一切地方，用一切语言，来朗诵诗。在咖啡店里，在私人住所中，在工人俱乐部里，在演讲会中，在露天广场上，在会议开幕的时候，人们都念着诗，在一个泛劳动联合会议的开幕时候，在对几个诗人鼓掌之后，会场中的人们，把这政治讨论会，一变而为诗歌的晚会。”（《苏联诗坛逸话》）在那个时候，特别是倍兹免斯基（Bez minsky）他是一个最出色的朗诵者。在同时有名的诗人而又朗诵者的，还有节米扬白德内尼（Demyon Bedny）乌拉米尔·赫莱勃及可夫（Velewirr Khlebnikov）、

叶赛宁 (Sevgey Essenin)、马雅可夫斯基 (Vladimir Mayakorsky)，还有名女优格索夫斯克亚 (Gaouskaya) 等都是极负盛名的诗歌朗诵家。高尔基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所听到的叶赛宁底最初几首诗，使他起了一个不能遗忘的印象。有一天叶赛宁和他的妻子伊莎度拉邓根 (Isodora Duncan) 去访高尔基，当高尔基听着这位诗人念他自己的诗的时候，不禁流出眼泪来了。马雅可夫斯基在《我的自白》中，也记着他曾把《穿裤子的云》某些部分，朗诵给高尔基听，而且使高尔基颇为激动的故事。还有一天在克勒姆林举行音乐会，伊利契坐在最前面，某一个女优朗诵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《我们的上帝——速力，我们的 心脏——大鼓》。伊利契惊异而茫然的听着，以后契诃夫的短篇被朗诵的时候，他才显得透过气来的样子。“在这对于诗歌的大众底热狂前面，人们请大众选他们所爱好的诗人，在选举之日，诗人们也不断地在莫斯科博艺学院的大讲堂的讲坛上，一个个地出来念诗。混在这广大而热心的群众之中，听那些诗人念诗。俄罗斯全国所有的有才的诗人，那是都到场的。那些有着最相反的诗派和最不同的政治潮流底代表，人们念抒情诗和长史诗。人们吟诵着神秘派的，和无神论派的诗，祈祷文式的，和渎神者的诗，有作用的和客观的诗，每个诗人用他自己固有的方式朗诵他的诗，有时是单调或造作，有气势或随便，有时声音太高或声音太低，听众们夹进去嚷着，‘不要那么响’或是‘再响一点！’发狂似地拍着掌，喝着倒采，互相争论着。”这真是一个极热烈的诗歌朗诵场面（见《苏联诗坛逸话》）。到今天，苏联也还是诗的朗诵，不但作为一个各种集会中最精采的节目之一，同时更把

它看成为诗歌的最主要的形式之一。每年都大规模的举行诗歌朗诵会。同时在无线电的广播中，永远占有一个固定的地位，一如英国的B、B、C；美国的N、B、C、两家无线电台的广播节目中，诗的朗诵，成了极重要的东西。

可是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中国吧！诗的朗诵虽然颇盛行于古代，但到了今日却消声匿迹了。这种现象可以说是极不合理的，这将是我们的中国新诗歌在发展的途径上一个绝大的障碍。所以不能不大声疾呼重新提了出来。但这绝不是复古，更不是旧话重提，这是扬弃旧时代的自我讽诵，而重新肯定其新的意义的。因为古代的所谓讽诵也者，只是一种自我吟哦，或者说是风流自赏的，而现代的诗的朗诵是需要从意义上，在形式上，在内容上，通过新的时代新的现实而加以创造的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我们中国的诗朗诵运动，为什么随着抗战的高潮而日起澎湃中，得到最好的解释。兹不多赘。下面让我们对诗的朗诵问题，再作较进一步的探讨。

(A) 为什么诗应该朗诵？

关于中西古今诗朗诵的事实，我们已经说得很多了，可是我们倒要问一句，究竟为什么诗应该朗诵呢？我想答案虽有千言万语，但简言之只有一句话：因为诗是语言的艺术。

不是吗？前面已经说过，诗的原始形态是朗诵的，他是由朗诵而产生的，只是自从有了文字以后，诗就逐渐脱离语言而成为文字的。虽然还有些人们在理论上承认诗是语言的艺术，可是事实上不但是完全走向文字的艺术，而且几乎成了艺术的文字。有时欣赏一首诗，在某种情形下，几乎和欣赏一幅画是没有什么特殊区别的。所以郭沫若先生说：“近

代文艺，是大规模的油画。”诚然是慨乎言之。也有人说：

“印刷术，使吾人文艺知觉益加迟钝，一为意义，一即声音，如使视觉代行听官之职责，则吾人将遗失无限文字之感动力，而文字的被剥夺其声之功用，则所余留于纸上有，亦谨有限之存在耳。”这一方面指出诗歌之失去其音乐性而日趋文字化，在诗歌本身真是个极大的损失，更说明了诗歌是怎样的由朗诵的而走上不可朗诵的道路。

在原始的社会里，诗歌、音乐、舞蹈，原是三位一体的东西（在巴黎现在还有个音乐朗诵舞蹈学校），但我们也敢于说：诗歌到了任何时候也是不应该脱离音乐性和戏剧性的。而诗的朗诵更是一种综合的艺术，所以如果把诗歌只理解为写成的文字而去欣赏，和其它的散文、小说一样，同样的凭诸视觉，那就不得称之为诗歌。H·Hudson在《文学导言》中，诗之研究里说：“如诗为音乐的语言，则必具有美，魔力，以及激发情感，与引起想象之效能。此皆由于诗之优美性质与音韵变化之节奏。于是可知，诗之完美意义，皆由听官传授于心，默念诗歌，则将遗失其中最大的奥妙。因此吾人应将高声诵诗养成一种习惯。”是的，一首诗不是一幅画，仅仅看过是不行的，必定还要读过。仅仅平平读过还是不行的，还要仔细揣摩研究诗中的内容，音韵，情调，节奏，旋律，境界等等，逐一用适当的声音，或者为了特殊表现某一点，为补声音之不足计，有时还得加以适当的表情和动作。试想若只利用视觉，看过就算了，如何能够体会一首完美的诗？如何能够为那诗中的韵律的美所感动？并且我认为一种艺术创作，不仅是只为了自我的满足，同时也是要能够感染别人。所以我想能够养成自己高声诵诗固然是

个好习惯，如果能够具有一种时常向别人去朗诵的兴趣，那也是一种更好的事情。这一首诗通过你的感情与认识，用高度的，完整的，艺术的方式，传达表现诗歌中所含蕴所要表现的一切情绪节奏和意义去感染别人，使朗诵者，作者，听者，与诗歌的本身起着同一的跳劲。

宋朝的朱熹说：“读诗正在于吟，咏，讽，诵，观其委曲折旋之意，如吾自作此诗，足以感发善心。今公读诗，只是将己意去包笼他，如作时文相似，中间之意，尽不曾理会得。济得甚事？若如此看，只一日便可观尽，何用逐日只捱得数章，而又不曾透澈耶？且如人之入城郭，须是逐街坊，里巷，屋庐，台榭，车马，人物，一一看过方是，今公等只是外面望见城是如此，便说我都知得了。”虽然他所说的吟，咏，讽，诵，都是属于自我的，但关于唯其诗之能吟咏讽诵才能得到更多更深切的理解和领会，这一点是异常值得重视的。他又说：“大凡读书，多在讽咏中见义理，况诗又合讽咏之功。所谓清庙之瑟，一唱而三叹，一人唱之，三人和之，方有意思。如今诗曲，若只读过，也无意思，须是歌唱起来方见好处。”这就是更进一步的主张，诗不但应该读，而且还要音乐化，戏剧化的朗诵起来，而所谓“一人唱之，三人和之”，那就很和美国朗诵诗人惠特曼的《夜在海滩上》的情形有类似处。记得鲁迅先生也说过，剧本有看的和演的两种，诗歌也有看的和读的两种，但终以后者为佳。因为诗歌在艺术部门中特殊机能，乃是由于他能够以最经济的艺术的，有着强烈的音乐性的语言，表现最直接而又极紧缩的情感。特别是他的音乐性，日人丰谷三郎说：“诗的音乐，是诗的根源，反之音乐的诗，是音乐的根源世界。”格

罗塞说：“每首原始的诗，不仅是诗的作品，同样也是音乐的作品。”但他的强烈的音乐性，只有靠朗诵才可以适度的发挥出来。因为所谓音乐性也者，是不允许夸张成为歌唱，也不允许以目代耳完全忽视了他的，是需要运用介于唱和念之间的朗诵，把它恰到好处的表现出来的。古人唱诗那是由于中国的古诗有定型有较固定的字句，可以入谱。但诗与歌究竟有本质上的不同，不能一律当作歌唱，因音乐虽然也可以抒情，也可以引起想象，不过遇到描述一个繁复的场面，或者说明一个道理，便非歌唱所能办到的了。因为词的容易含糊，甚至于引起绝大的相反的效果。所以在歌唱的戏中，唱词部分，多半是属于抒情，至于说明和激动情感，还要依靠朗诵式的说白，中国的京戏如此，外国戏也如此。

(B) 究竟应该怎样朗诵

西洋的诗歌朗诵姑且不谈，即以现代中国的诗歌而论，究竟应该怎样朗诵呢？几年来尽管诗朗诵在理论在创作实践各方面都异常蓬勃，但一触到如何朗诵，则不但理论因之缄默，即朗诵的实践上，也或多或少减少了许多人，衷心的愿意去朗诵的勇气。这是事实，这也是一种新的运动在创始的初期难以避免的现象。但为了诗朗诵运动更广大的展开，这种僵局是必须打开的。

自然一些热心于诗朗诵的朋友，也并不是有意的避开这个问题的正面而不去触及他，实在是因为在今日而言诗的朗诵，无论如何，似乎还是一种新的东西，由于认识上的不同，而反映于朗诵形式的，也还有着显然的差别，与其在教条式的规律下，去限制他，倒不如使其在各种差别的发展

中，获得较正确的道路。几年来各地时常有人来信问我，现代的诗，究竟应该怎样朗诵呢？（除了一些基于好奇或寻求刺激心理的不谈）即使一些对这个运动看得颇为严肃的朋友，也还是想要得到个三言两语的答复，这如何能够呢？我们知道中国现代诗的朗诵一定和古代的吟哦讽咏有着续承关系。但又有很大的不同。为了珍惜重视这个运动，不愿以一己之见去限制他。希望他能在大家的朗诵的实践中逐渐的完成他，给他以正确的道路，所以我一般的答复，只是说：“你最好以严肃而认真的态度，爱护和热衷的心情，朗诵去！朗诵去！朗诵去！”

我不知道我这种说法对不对，我终以为在辛勤的实践和不断的发掘中前进，是能给予朗诵运动以多方面的发展的。

现在关于诗朗诵的书，已经有了两册，一册是徐迟先生的《诗歌朗诵手册》，内中从十四节起至三十六节止，可以说都是谈如何朗诵的。而另外一本洪深先生的《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》，则从头至尾都是谈如何朗诵的。在这里我先忠诚的推荐这两部关于诗朗诵的杰作。

我再根据我自己朗诵和听别人朗诵的一点经验，也提出一点意见，籍供参考。

甲．舞台朗诵

我们的新诗歌朗诵，差不多已有了七、八年的历史，朗诵的次数也相当多。但成为很重要的朗诵形式之一的舞台朗诵，到今天为止，能够称得起有规模，有计划的，或者说是充分的准备的，似乎还很不多见。那在许多次的集会中的许多次的朗诵，还只是个附带的节目而已。不但比一个戏剧的演出相去甚远，就是与一个音乐演奏相较，也还差得很。